

優異獎

既濟

莊達成

楔子

一切 北島

一切都是命運
 一切都是煙雲
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
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
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
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
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
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
 一切愛情都在心裏
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
 一切希望都帶著注釋
 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
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
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

渺渺中，一切都是註定的。歲月，時間的代名詞。對她來說，歲月，那麼遙遠，又那麼近；那麼飄浮，又那麼多味。

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曾經是心中的樂土。
 誰說這是最好的年代，也是最壞的年代？
 不記得這是誰說的。

(一)

悠悠然看到袞袞群山，陡峭的山峰披著一層層淺淺的蔥綠，頂上襯著半邊黯灰的天空，像是要下雨了。這一刻的心情，大都擁在風平浪靜的這一邊。不是嗎？海旁邊還有幾個青年在垂釣。她想。地上開始打著小雨點，車輪旋轉著，與雨水共舞。「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找個地方避雨？」「應該會吧。」媽媽回應她。

房間裏，一張上下兩層的紅色鐵牀，坐上

去，會發出咯咯的叫聲。四壁，貼著陳舊的日曆，張曼玉、鍾楚紅不僅在展現絕代風華，更讓她發現原來女人的美，是可以如此自然鮮活的。兩個櫃子，一個放滿了三個人的衣服，也難以分清這是你的，還是他的。另一個櫃子放著一部褪了色的粉紅色電話，幾個杯子裏面的牙刷、牙膏，好像是昨天才買的。

「趁熱，快點吃吧！」爸爸端來三碗湯圓。接著說，「剛剛收工，就趕回來了。」

她很快地打開了一張摺桌。

自此，摺了，打開，摺了。吃飯時打開，做功課時打開。正如出門進門，重複著。日子，重複著。

找了幾間學校，往往有那麼多的理由。「學校的學額滿了，有學位的時候，我們會打電話通知你。」「成績平平，有沒有甚麼特長或者獎狀？」「沒有。」早知如此，前些年，就不應該過那樣的日子，別和那些同學鬼混。考試前，還到海邊的溜冰場，溜幾個小時。她帶點悔意思著。

聽人家說，有錢人，都住在山上，以私家車代步。山上，潮濕又多霧，有甚麼好啣。這所中學，也矗立在山上，從遠處已經看到天台上的五星紅旗在向人招展。剛才那幾間學校好像沒有這支旗桿。遠處的鐘聲，不知是上課還是下課，傳來了，猶如寒山寺的鐘聲，傳到遊人的客船上。前面的階梯，少說也有兩百多層。爸爸，走得氣喘吁吁。年齡的秘密，掩不住豆大的汗珠滴下。

教務主任走了過來，他的樣子像電影裏的泰迪羅賓。據說，他幼時得了小兒麻痺症，樣子也定型了。那些簡繁對譯的中文字、英語會話的配對，難不了她。就這樣，她入讀一年

級，降了一年。爸爸也總算鬆了一口氣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見到她。班主任向同學們介紹了她，只見她兩條辮子梳理得很平滑。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，說出了自己的名字。她坐在我的前面，一線之差，又好像很遙遠，往往對話無多。

人皆有好奇之心。有一天午飯的時候，我先回到了教室，偷看了放在她桌上的默書簿。只見，第一次，錯了十一個字，應該不合格，老師卻給她六十五分。真偏心。接著幾頁，不是一百分，就是九十五分。

第一個學期結束後，班主任照常在班上念名次。她排名第二。全班同學的目光，像維港的煙花那樣放射過來，五彩繽紛，有點眼花撩亂。排在她前面的是號稱「一馬當先」姓馬的同學。

別看我們年紀小小。放學後，輕鬆自由的方式，可多了。甚麼「加州紅」、「Pacific Coffee」，去過。一切對她來說，似乎都很陌生。只有那一個位置，她最熟悉。

冷氣開得有點凍。有龍鍾之態耆耆老者，用一整天的時間只看一頁報，弓著背垂著頸子，合著雙眼任由報上風雪翻騰。少男少女，十指緊扣，來來回回。照照鏡子，吃吃零食。見怪真不怪。陳腐帶點書味的氛圍，點綴著她筆下嚓嚓書寫的聲音。只是有時，她偶而揣想著自己沉重的呼吸聲正在孤獨地跳動，生命泉湧也在涓流著，甚至懷疑這個老人是否已經悄然離開這個空間。

腳步輕盈，然而，頭腦卻很充實，又沉重。開了大門，她向那個女士點了點頭後，就匆匆入房。這個房東沒有笑容。記得爸爸曾經說過，她丈夫游手好閒，整天上深圳，不知去幹啥？兒子上了大學，弄大了人家的肚子，搬出去住了。

她洗了米，按了電掣，就去睡覺了。

一陣電話響聲。

「誰呀？」

表姑姑說這個星期日要來坐坐。心想，有甚麼好坐的。姑且敷衍幾聲，算了。

爸爸回來後，進了房，總是小心翼翼。打開袋子，是一陣陣的汗腥味，掏出幾塊毛巾，都是濕濕的。

她幫他燒了水。下了洗衣粉，浸洗了那些東西。

吃飯時，爸爸總是吃到一半，就去拿那一本記帳簿出來，記下今天賺的數目。老了，沒記性？他不說話，就挺安靜的，一說話，甚麼話都爆出來。有時，媽媽也會抱怨公司的經理太刻薄，一更只有兩個人，又要上貨，又要進雪房。她總是安慰著他們，轉轉話題，說自己得了甚麼獎，校長推薦她去參加傑出學生選舉。然後，笑了幾聲。

表姑姑來了，幸好房東不在，就讓她坐在廳裏。爸爸開了可樂給她，她說糖份太多，容易得糖尿病。一口也沒喝。媽媽說她總算出人頭地了。表姑姑笑了出來。說四個千金都各有所成。「大千金，大學教授，月入十萬。二千金，地產經紀，五萬底薪。三千金，買賣股票，最有膽色，八九年，用了五十萬買了十萬股匯豐股票，一轉眼四年了，已升到每股八十多元。最小的那個，今年公司資助她去外國留學，說甚麼不進修……」

「姑姑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你慢慢聊噢。」她笑著說。

曾幾何時，時常走在這條路上，夕陽西下，殘輝依存。一個地點，幾種心情。看到那張告示，她走了進去。

「請問你們是不是請人做侍應呀？」

「對，你填一下表格，這個星期六、日開始上班，時薪二十五元。但遲到五分鐘，要扣一小時薪金，做不做？」

「做。」

這樣的遊戲規則，聽多了。她心想，時薪是麥記的兩倍，辛苦程度應該差不多吧。

街上行人疏落，有小小一點雨，風也不大。七八個菲傭在小公園裏聊個不停，吃剩的炸薯條留在紙盒裏，棄置在去水道邊緣，鴿子在啄食著。電子遊戲機店，刺耳的音響斷斷續續。只見，一個少年投下最後一枚代

用幣。那個店主忙碌地招呼著客人，少了幾分平日的苦臉。

近來，她幾乎每天早一個小時回校。這天，也是如此。「抽屜裏，怎麼填得飽飽的」。哎，四盒禮物，四張粉紅色的卡。「生日到了嗎？」卡中文字，在小說裏也曾經見過。看完，輕放進那四個不同的抽屜裏。

這刻的決定，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。明天，未來，都在遠方，也很難掌握。當下機會，人家給你，或是，自己爭取？放縱自己給自己機會？不給機會，讓別人受苦？別想了。「簡單，便是幸福。」

順著人潮走，抱花而行的女孩子一個接著一個。偶而也有一個擎著那麼傲然的一莖玫瑰，跟著她的另一半慢走著小步。「玫瑰，美麗，但也會刺人。」一看走過的地點，不正是電影中黎明踩單車載著張曼玉去兜風的那一幕？

傳來幾次電話聲，她都迅速地接了。

「明天回校再說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媽媽在睡覺，不說了。」

無論對誰，她語氣都依然是那麼平和、溫柔。

自修室十點鐘關門。涼風徐徐襲來，為夜添了一點冷意。一列快車在軌道上掠過，轟轟然呼嘯而去。兩旁如常有汽車流動著，倥倥惚惚，車頭燈綻起點點光蕊，黃了前面一片視野。

她繞了一個圈，隔著貼滿海報的玻璃，望望穿著制服的媽媽站在裏面，招呼著顧客。她也不想去打擾她。

遠處有一個球場，零零落落有幾個人在踢球，在這黛色的暗黑裏，球踢到哪兒去了？仰首望天，空中有兩顆星星特別光亮，一北一南，遙遙相望。

站著。她想了一會兒。

(二)

五月的夏天，陽光柔軟纖細的雙手緩緩移

動，漸漸地在一幢兩層高的別墅身上放肆起來。門前那一片綠茵，頓時令人眼界大開。泳池的面孔，也整了一個金黃色的面模。大廳裏，幾幅張大千的遺作，環繞著徐悲鴻的駿馬圖。

室內的空氣，冷冷。

堆滿公仔的閨房，是一片自由的天地。滿盈的書架、衣櫃，滲透著一陣香味。是書香，或是香水在升降。無袖的、薄紗的、露腹露肚臍的夏裝也正在搔首弄姿。

「外面的星空，依然是那麼希臘。」不知是哪位詩人寫過的。我喜歡。

她坐在電腦桌前，打著字。曲曲折折的線條，勾出了她的輪廓。微微，有點發胖。

「昨天，忘了問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阿 Mark。」

「你很喜歡《英雄本色》這齣電影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台大是否有一個未名湖？」

「不是。未名湖在北大。台大有一個追月湖。聽人家說，那個『月』字是指林文月教授。」

「原來，我弄錯了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我去吃飯了。下次再談，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88。」

「88。」

她拍了電鈕，望著那一張照片，笑了一會兒，才走出房間。

「爸爸，你回來了。媽媽呢？」

「蘭姐，你知道不知道太太去了哪裏？」

「太太說要去置地廣場買東西，今晚不回來吃飯了，叫你們別等她了。」

「我媽媽有沒有說過約了誰吃飯？」

「好像說過，約了表姑姑在半島餐廳吃飯。」

「爸爸，我想應該是半島酒店，才對。」

「別理了，我們吃吧。」

大圓桌上放著幾碟菜餚。潮州魚翅，有種

濃郁而又細絲的口感味覺。紅燒蹄參，應是經過幾番烹調，才能使那參肉變得十分柔軟，又不會失其韌性。香酥鴨的味道，當然甚佳。它要經過幾層烹調：先是要抹擦花椒和鹽；其次蒸三分鐘左右；最後入油鍋炸炸。她最喜歡吃的，莫過於那一碟五柳魚，嘗食一口，甜酸之中帶些許辣味、鮮美的魚肉，混在一起，誘誘入口。

「甚麼時候放榜？」

「八月七日。」

「有沒有信心？」

「當然有啦。希望可以六優，三十分。」她笑著說。

「很好。」

爸爸吃完飯，換了另一套黑色的西裝，出去了。說是約了三、四位朋友談點生意。

剛踏出門口，媽媽就回來了。手提著大大小小的時裝袋。

「蘭姐，快來幫手！」

「媽媽，你買了甚麼，幹嗎這麼多呀！」

「也沒甚麼。」

甚麼「D&G」、「Abahouse Devinette」、「As Four」、「Bulle De Savon」、「Anke Loh」、「Gaspard Yurkievich」、「Jean Colonna」、「Karen Walker」，很便宜，都在特價中。

「哦，有一張大照片給你。」

「嘩，碧咸的親筆簽名照，我喜歡。」

「你爸爸還沒回來嗎？」

「吃完飯，出去了。去談點生意。今晚不回來了。」

「又不回來睡！」

夕陽在背後慢慢往下沉，輾轉這幾年，這個季節，雨水特別豐盛，連那個特別的日子也不放過。

整齊的軍隊，非常威武。電視裏，他們端著機關槍，冒著風雨站立著。車頂上，雨水沖刷著「為香港服務」的匾額。

龜殼式的會展，地上鋪著紅地毯。她，也站在人群中，出席了這個盛典。

紅色的士，來回穿梭，趁著節日、雨天乘機加價。無良。從車窗外望，雲淡風輕，天空變得灰暗。駛到門口。小笨隔著鐵門，搖搖擺擺，叫個不停。朦朦朧朧中，看到蘭姐的身影越來越大。

「小姐，你回來了。我在電視裏看到你呢！」

「嗯。我爸爸、媽媽不在嗎？」

「昨晚，先生、太太先後出去了。沒說出哪兒。」

她洗完澡，洗走了睡魔的呼召。低於體溫的雙手，開了電腦，播著《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》。沒有電子郵件。朋友，連對岸的朋友也不在網上了。換了另一首《As Tears Go By》。看著幾張似乎熟悉的照片。她想，每個人都差不多，只是毛髮不同長度，肌膚不同而已。聽著聽著，如呢喃不去的風。

沿著階梯走上去，一些敏感的樹木脫了皮，要換服裝了嗎？滿地的落葉不斷地和沾滿泥土的鞋子絮絮耳語。她走著，想著。

悶熱的禮堂，七十多個鼻子在呼吸著。校長說得連口水也噴了出來。教務主任接力，繼續演講。彷彿看不到一張張面孔瞪著他們。

一雙雙手，濕潤的，抖動的，接過那一張數目紙。前幾個歡呼聲過後，是鴉雀無聲的寂靜。班主任拿著紙巾，輕拍著她的肩膀。

「傻孩子，別哭。學校已經錄取了你讀中六。」

「老師，我要查考卷。」

「等一會兒，我和你去教務處填表。別哭。別哭。」

一路上，她思索著。好像甚麼也記不起來，又失去了甚麼。自己不夠努力？自己用錯方法？少改了一份？少改了一頁？加錯分？乘地鐵改卷，少改了一大題？閉上眼睛，頭痛得很。

「哎！小姐，你的頭額很熱呀！先生、太太又不在家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

「蘭姐，你把藥箱和我的書包拿過來，倒杯水給我。沒事，你別著急。」

吃完藥，噴了哮喘劑。她坐在牀上，開啟了爸爸昨天買給她的手提電腦。兩封電子郵件，整齊地排列著。「你沒事吧！電話又打不通，家人又說你不在家，真擔心。」「見郵後，打電話給我。」

「你擔心甚麼，你考得比我好。」她想。一陣敲門聲。門輕輕地推開了。

「爸爸，你回來了。」

「考得怎麼樣？」

「哎，最好六科只有二十分。」

兩人沉默了一會兒。蘭姐輕輕地走了過來。

「先生，小姐，可以開飯了。」

今天，加了幾道新的菜餚。計有：焗白菜、炸丸子、黃魚羹、醃篤鮮、乾煎明蝦、八寶香酥鴨，當然還有小姐最愛吃的五柳魚。

「爸爸，我想去外國讀書。」

「去外國？你表姑姑說過，除非入讀耶魯、哈佛、牛津、或者劍橋，那才有威名。否則，人家以為你連本港的大學也進不了，才選擇去外國。錢，爸爸並不是沒有。只是我得先找找朋友，看看有沒有門路，幫你入讀著名的大學。不如，你在這裏多讀一年再出國吧？」

「嗯。喔。媽媽呢？怎麼這幾天都不見媽媽？」

「唉。她前天和我吵架了。她拿了四百萬去放高利貸，五百萬去買那些仙股。也不吭一聲。前幾天，我也忙得要命，經紀打來，要我補倉，不然就得放出去。慶幸你表姑姑借了些給我，不然，你叫我剎時間哪兒去調動資金。」

「爸爸，你見好就放或收吧，補甚麼倉呀。」

「你懂甚麼。」

「我，我也想過，過了這個年底就不幹這些炒炒賣賣了。」

「也對，是時候，嘆嘆世界。」

兩人對望，笑了出來，彷彿默認了這句話。

隔著玻璃窗，眺望霓虹燈下的尖沙咀，猶如

隔著哈得遜河遙望在霧色裏顯得稀薄的曼哈頓。那些拔高的建築物，盡在腳下，正閃耀著森冷的金屬亮澤，像是綻放在沙漠之中，散發著人工之美，虛無煙花。一水之隔的距離，身在其中時所感到的擠迫和噪音都不見了，只剩下靜謐的城市建築。想伸開雙手去觸摸，太遙遠，無色的空氣粒子從指間流過，甚麼也抓不到。

睡在這一張大牀上，軟綿綿的牀墊，可以承受起肉體的重量。但精神的枷鎖，卻往往牽動著大腦的細胞。失眠成了一種罪孽，眼白白地看著天黑、天亮。

燈亮。她重看著那幾十封電子郵件。一封電子郵件，往往，幾種心境。時常告訴自己，回憶總是過去的。明天，沒有太多。「付出是一種福氣，美會留下。」阿文說的。文字，可以組成句子，切合一個故事。心情，文字的演繹者，有傷痕，也有感應。旁邊的唱片機迴旋著邁爾斯戴維斯《某種藍色》，平和、輕柔。睡了。

早晨起牀，穿越擁擠的建築人群、緩緩蠕動的車陣，溫熱上揚的氣體和金屬冷冽所交織的效應，常使人差點兒失去了呼吸和思考的意識。恍惚間，會有時空錯置的感覺。那幾個小男孩小女孩穿著校服，這一刻的心情正是自己當年的心情。從這天開始，她沒有再當班長了。也好，可以做個自由人了。

班上，許多以往同學都不見了。幸好，那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依然同班。馬勇依然那麼勤奮。聽人家說，他回家後，會先睡一會兒，然後讀到凌晨兩、三時才睡。經過兩年苦戰，班上的情侶也越來越多。班主任也見了他們幾次，說甚麼學校不許有這樣的行為，拖著手，像甚麼樣子，低年級的師弟師妹看到後，會怎樣想。

誰不知道，那個體育老師想追校長的女兒，第二年他就在這間學校消失了。那個老教工為他說了一句：「年代不同，戀愛自由。」就這樣，提早回家湊孫女了。

蕭遙走了過來，問馬勇，「今晚去不去尖沙咀？」

「有誰去呀？」

「我、小朱、朱仔、程怡、阿傑、Carmen、還有……她和你。」

馬勇走了過去，問她，「你也去呀？」

「怎麼了，不歡迎我嗎？」

「不是——不是。稀客。很難得，怎麼會不歡迎呢！」

海旁大笨鐘的聲音嘎響，敲了十一下。整個城市隱身在濃暗的氣體中浮游，分不清白天與黑夜，灰濛濛的建築吃力地爬行在盈滿化學粒子的體內。所有的事物都盡量地使自己看起來蓬勃而充滿著目標，人常常會隨著車潮走錯了接駁的橋樑，走著走著，還是找不到方向。

吊燈閃個不停，濃烈的酒味濕潤地混合在空氣中。人越來越多了，唱片機上響著一支支舞曲。趁著酒精征服了大腦中樞系統，認識和不認識的青年都在酒櫃前跳舞。

馬勇正想離開，他受不了那種煙味。

蕭遙和她拉住了他。

「你見識過這種地方嗎？」蕭遙笑著問。

「我當然知道。Disco。」

哈……哈。其他同學也笑了出來。她也轉過身子，偷笑了一陣子。

「這裏不是Disco，這叫Rave……Party。」蕭遙望著他說。

煙霧中夾有女人快樂的尖笑、男人應和的吼叫。阿傑拿出香煙，拍一拍，點火。侍應遞來一杯啤酒，她搞不清楚這是第幾杯了？酒粘旋在舌面上，澀澀的，喉嚨乾燥，酒流下去便極舒服，說出的話慢了一點，但還是條理不亂、有次有序的。

「來，來，咱們跳吧！」帶著幾分酒醒，越跳越興奮。吃下幾粒丸子，頭的負荷才少了點，少痛了點。笑聲迴盪許久許久，心也輕輕盪呀盪，她突然覺得有些些孤單，有些些悲哀，心口一抽一抽的。兩手的汗水混和著。他黑色的外套，在寬廣胸膛綿綿地鋪成柔暖墊毯，是《舊約》裏那片讓人脫離悲苦流著無盡奶和蜜的土地。她輕輕地靠上去，靠上去。

燈光微黯起來，冰冷的嘴唇輕觸到他溫熱

的脖子上，他感受到肌膚底層有一股汨汨熱潮在隱隱竄動，口香糖薄荷餘味在殘佈蔓延。那陣被刻意加大的音樂聲如同深夜裏的一聲巨大而猛烈的轟雷，劃破時空。她靜靜回想自己的記憶底層。她哭了，淚水在他肩上流動著。

那年冬天，剛搬進新居不久。媽媽獨自上了深圳，說是約了朋友傾談內地生意投資。回到家，蘭姐不在，放假去了。她把書包放在大廳裏，那間大房隱隱約約地傳來笑聲和呻吟輕聲。她越想越驚恐，臉上的面容顯得怪異扭曲而陰沉，趕緊關上自己的房門，放些音樂，來覆蓋自己的心靈、外面的籟聲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他問。

「沒事。」

他柔柔捧起她的臉，盡是縱橫的淚。

(三)

這次，輪到這對小情侶見班主任。這個班主任，新來的，身材肥胖，有點中年發福的跡象。同學間也傳著她的愛情故事。據說當年，她爸爸給她兩個選擇。一個是到外國讀書，一個是搬出去和那窮小子一起住。沒有選擇的選擇。她選了第一個。求偶期過去了。回港後，聽說那個窮小子，已經是某集團的董事，子女兩三個。而她呢？所有的精神就寄託在教學工作上。

「你們不知道學校不許學生拍拖嗎？」她嚴肅地說。

兩人也沒應她一聲。她接著說。

「你呀！以前年年都拿獎學金，今年怎麼沒了？誰說這沒有影響！」

「老師，這兩者根本拉不上關係。也不見得我的成績退步了。」他反駁了幾句。上課的鈴聲響了，這件事才匆匆了結。也不知道這件事如何傳到她媽媽的耳朵裏。她知道女兒的男朋友家境也不錯，父母都在大學擔任教授，也就不反對了。

Jingle bells! Jingle bells! Jingle all the way!……聖誕節的歌聲早在大街小巷響起。平

安夜的尖沙咀海旁，行人的歡呼聲、潮水聲、海鳥的叫聲，夾在一起，演奏得此起彼落。她和他，倚坐在欄杆上。對岸的聖誕燈飾比往年少了些。她想。

「晴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說，我……我。」

「我——甚麼。」

「我，我愛你。」

「老土，不理你了。」她故意地向前走了幾步。

「不要不理我。好不好？」

「說笑的，真傻。傻瓜。」

「我真的有些事情要告訴你。」

他雙眼異常嚴肅，緊望著她，接著說。

「我家人要送我到外國讀書。這兩、三年來，我的成績也趕了上來，所以他們有了這個念頭。」

「挺好的主意。」

「你不反對嗎？」

「我可以嗎？反對有甚麼用。只要??只要你心中有我就滿足了。」

「當然只有你！」

說完，緊抱著她。良久。

跨過大街，隨著人流到地鐵站口，他停住了腳步，看看手錶，夜了。清真寺、噴泉、紫荊花，……城市的形象都在視覺中轉移著。

房間裏的一切彷彿與世隔絕，眼睛所及的畫面，電視螢幕，冷氣呼動的頻率，玻璃杯中啤酒的氣泡，都顯得異常柔軟和緩慢。這一切彷彿置身在夢境，只有心跳使人相信，夢境的產生不過是視覺遲鈍產生的幻象。散發著一種芳香劑的味道。這味道雖然獨特，卻不是居家的味道。

「你在想甚麼？」她問了。他先是皺皺眉頭沉思，然後湊過來親吻她的臉頰，迷惑的眼神是一道強力的光束，總讓人失焦，有了中心，看不清彼此其他的輪廓，來不及回神。他順勢關上房間的燈，一股強大的電流，穿過每一個角落、暗處。遠處的鐘聲，在耳邊縈繞不回。

他出席了同學們為他搞的歡送會。她也來

了，默默無語，沒有以前笑得太高興時，便要拿出哮喘劑出來噴一噴的情景。昏黃的檯燈灑落在她的髮端，她緊握著他的手。大家唱著《友誼萬歲》，旁人都投來驚異的眼光。咖啡。啤酒。情人。友情。擁抱在一起。

她，打開信箱，只有一張電費單，沒有信。走進電梯，按了11字。那狹窄幽閉的長匣，燈光昏昧，四壁四鏡，彷彿進入太虛幻境。

進門後，隱隱約約，聽到「噓噓啪啪」的聲音，從廚房裏發出來。她想，那一定是媽媽將已洗滌的芹菜倒進油鑊中。

「媽。爸去了哪裏？」她一邊盛飯，一邊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他好像先去了深圳追回那些欠款，再到上海向你老舅舅借貸些錢才回來。」

「唉。唉。」

「學人家嘆甚麼氣？真是的。」媽媽罵了她一句。

吃完飯，她進了房間。開了電腦，沒有電子郵件，連ICQ的朋友也不知去了哪裡。

站在窗邊。仰望。俯視。良久。

天空湛藍一片，隱約的月亮照著繁忙的街道。那遠處矮樓高樓的每一面牆、每一扇窗子、每一個角度，彷彿都染上了肺炎，黑洞洞的。那絲絲輕煙飄起，滲透著油氣、空氣，緊貼著它們，逃不掉。那黃斑斑的油漬，充當著胭脂，揉一點，塗上，抹不去。

回到書桌前，打開日記本，寫下了縷縷的感覺和記憶。

課室的吵鬧聲，星球大戰，和平常一樣。鐘聲還沒響起。我前面的那個座位，依然空著。她趴在桌上，班主任和我匆忙地走了過去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她醒了。班主任接著說。

「綺晴，你趕快去瑪麗醫院，你媽媽車禍住院了。我叫班長和你去，也有個照應。」聽完這句話，她的嘴唇蒼白了許多。

抵達醫院，我們穿過安靜得如死城的病

房。流竄的病菌，像囚籠裏的動物在四圍亂闖。陣陣清涼的薄荷味在作祟、在伸延著。

進入深切治療部，她見到滿臉插著大小管子的媽媽，閉著雙眼，一動不動。她強忍著眼淚，緊抱著我，低聲抽噎，深呼吸著。醫生說，危險期過去了，但仍然很不穩定。

時隔一個星期。蕭遙、Carmen 辦妥了退學手續，要出國升學。一個要去美國，一個要去英國。我打了電話給她，告訴她星期六要搞個歡送會，老地方見。她答應了。

星期六，我們等了一個下午，她沒有來到。

我打了很多次電話給她，往往，重複著那把熟悉的聲音。

「你打的電話不通，請你遲些再打過來。
The call ……」

跋言。

當天晚上，我為她占了一個卦。第六十三卦。

《易經》曰：既濟，亨小，利貞；初吉終亂。

